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生花夢
第五回 女婿忒多心欲兼才美 丈人偏作色故阻良緣

詞曰：雪艇廣詩，玉箋作配諧駕侶。痴情如許，自有關心處。煞恁辭推，生恐桃源誤。休疑阻，錦屏開處，一見如心素。
右（上）調《點絳脣》

話說貢鳴岐袖著康夢庚所作的兩首雪詩，徑到後邊船裏。劉氏夫人接著道：“殘冬歲迫，河冰不解，為之奈何？”貢鳴岐道：“此屬天時，非人力可強。總是殘歲不多日子，索性在揚州過了年，新春自然和暖。但今日天氣嚴寒，雪勢甚大，女兒從未出門，恐受不得這般辛苦。”小姐道：“重幃疊障，不甚寒冷，爹爹勿慮。”劉氏笑道：“相公卻怕女兒寒冷，他還呵凍弄筆墨哩。”貢鳴岐問女兒：“我兒，如此嚴寒，還吟弄些甚麼？”小姐道：“孩子聞見外面塑兩個雪人，因在窗子裏觀著，果然相像，因戲詠一律，正欲求爹爹改正。”說罷，便在案頭取出詩箋，雙手遞與父親。貢鳴岐接詩到手，展開一看，其詩云：

豐姿明瑩兩飛仙，玉骨冰肌望儼然。
白面緣知難傅粉，素衣何事亂裝綿。
披霜曉出應聯屐，帶月宵回卻並肩。
對面祇愁空皓首，春風流作淚珠圓。

貢鳴岐看完，大喜道：“我兒詩才，直如此俊雅，比前更勝了。”便也在袖中摸出康夢庚兩詩，遞與女兒道：“這兩箋，是個浙中少年所作，一首是詠雪，一首也是詠雪人的，故特帶來與你看看，不知可也好麼？”小姐接來展玩，祇覺清新宕逸，因讚道：“此二作空靈婉秀，不假烹煉，而天然工麗，真絕構也！”貢鳴岐道：“此詩與我兒所作優劣何如？”小姐道：“二詩絕大手筆，真英年之龍虎。孩兒頑稚無才，勉為牽扭，何敢與之比並？”貢鳴岐道：“觀我兒之詩與此兩箋，實不相上下，汝亦不必多遜。今日正有一事，欲與夫人、孩兒說知。”便從首至尾將康夢庚所述之事，如何與妻仲宣報仇，如何殺死屠一門，並如何在京口驛前遇著，與自己如何囑托那天民審雪的事，細細述了一遍。夫人、小姐驚嘆道：“怎小小孩子家，有此大丈夫的氣節！真是世人罕有的了！”貢鳴岐道：“你道那少年端是何人？卻就是我同年故友康雙之子，今年纔一十三歲。他五歲即善詩文，少具俠氣。”遂又將所聞康雙得子之故，與少年游洋的話，又說一通。夫人、小姐道：“這等說來，竟是前生慧性，是個神童了。”貢鳴岐道：“他天聰所發，不學而知，真有國士之風，異日必為大用。故此不忍見遺，特邀他到我舟中，同往山東赴任哩。”夫人道：“如此甚好。可就令他陪伴我兒子讀書，也學些好樣子。”貢鳴岐道：“就是方纔這兩首詩，是我命他即席構就的，不道我女兒亦有同心，可稱雙絕。今日欲與夫人商議：向來為女兒覓婿，無一佳者，今此子，才既空群，貌尤出眾，且是故人之子，以吾女之才，差可相匹。若捨彼他求，安能有此佳客？意欲招之為婿，不識夫人意下如何？”劉氏道：“門楣才貌既皆可稱，可許則許，相公當處為主，勿問於我。”貢鳴岐听了，便欣欣然袖了女兒的詩，竟往前邊船上，來見康夢庚了。有詩云：

少小同矜賦雪才，春風應自仗詩媒。
誰言半幅紅箋紙，不及溫家玉鏡台。

貢鳴岐向康夢庚道：“適纔賢侄詠雪之詩，固已出神入化。老夫有女，年纔十三，粗知文墨，強效吟哦。老夫即以賢侄之詩命其諷誦，不道他倒先做下一首，雖不能及尊詠之妙，然文理也還明白。老夫特送來請教，幸為之改削。”康夢庚听了道：“原來小姐工於文翰，小侄才淺，安能窺其萬一。”說罷，接來看，不禁喜躍道：“小姐此詩清真婉雅，覺有異香沁人肌膚，真乃曠世仙才。小侄鄙瑣庸姿，對之自覺形穢。”貢鳴岐道：“老夫觀賢侄佳篇固自無敵，今小女陋作亦不多遜。老夫今日雖非有心，亦豈無意？因商之老荆，特有句不知分量的語言相瀆，但不知賢侄肯听與否，故不敢便說。”康夢庚躬身答道：“小侄蒙老年伯何等雅愛，何等深知，感恩知己，莫過今日。況長者之命，卑幼所不敢辭。老年伯尚有吩咐，自然遵從，敢有違逆之理。”貢鳴岐道：“實不相瞞，因小女尚乏佳配，選之有年，無一愜吾意者。今見賢侄英姿豁達，殆非凡品，故不揣寒門，謬希攀附，不知可否？”

原來康夢庚平日自驚第一種才子必配第一等佳人。向年在家，因議親者苦纏不已，拒之又傷情面，故托游成均。一則避其糾纏，二則便於遍訪，必實有第一種才貌兼全的女子，方肯作配。至若貢小姐的詩才，已是絕品，但未見其貌，終未必信為第一流人物。祇得辭謝道：“令媛小姐乃潭府仙姝，金閨名秀。小侄家既漂零，人非王謝，何敢妄希坦腹，謬附乘龍？幸老年伯另擇名門，小侄斷不敢當此盛意。”貢鳴岐道：“賢侄何過謙乃爾！此事況出老夫相許，非賢侄自求，幸毋推托。”康夢庚道：“淑女必配君子，選婿尤在得人。今小侄四海為家，一身飄泊，既無用時之才，兼乏藍玉之聘，且事關終身大禮，若倉卒苟簡，似乎於禮未合。望老年伯三思。”貢鳴岐道：“此皆世俗拘泥之見，非慷慨丈夫所期。況老夫所慕者才耳，賢侄於功名事業恢乎有餘，且一言可以固盟，片箋重於厚聘，即詠雪兩詩，便為月中一牘。論財之道，非老夫所敢出也。”康夢庚道：“夫婦，人之大倫，過儉則傷於禮，不但潭府之體統攸關，抑且近於褻狎。若蒙老年伯諄諄屬意，除非俟小侄秋捷之後，方敢議及婚姻。”貢鳴岐變色道：“老夫若欲仰扳富貴，則小女諾聘久矣，不待今日方自求之。此老夫一片熱腸，何必苦苦峻拒？”康夢庚道：“老年伯之美意，向已銘刻五中，復蒙錯愛，謬予甥館，皆老年伯萬分抬舉，真格外之榮。方感激之不是暇，豈敢固拒？但小侄尚有一種痴念，雖自知迂妄，然情根固結，牢不可破，故敢開罪於老年伯之尊前，深為負疚。”貢鳴岐道：“賢侄執何尊見？幸為老夫告之。”康夢庚因一時被強不過，不期露了一句本相出來，不料貢鳴岐問起來歷，卻又說不出口，自覺滿面羞澀，鞠躬至地，謝而不答。

貢鳴岐見這般模樣，反笑道：“想必吾很嫌寒門卑陋，小女無才，欲另覓顯要，纔成姻緣麼？”康夢庚道：“小侄勢利之心，久矣等之冰雪，況老年伯泰山北斗，高不可躋，世有淑女，方將寤寐求之，何敢有所嫌棄。”貢鳴岐道：“既不為此，有何別見？老夫忝在至誼，何妨明白賜教。或者可以代為賢侄善成其美，豈不情禮兩全，而所期得遂耶！”康夢庚再三頓首道：“蒙老年伯如此用情，小侄敢不吐其隱衷，告之長者。祇因小侄痴眼過高，妄心太癖，故志薄綺羅，目空脂粉，必得天下第一種才、第一人貌為香奩知己，死而無恨。雖不必得，寧守貞以待終身。若非親見其人，遽爾好述，倘非所欲，悔將安及！此便是小侄一生貪妄之念，可不痴死。幸老年伯恕而勿罪。”貢鳴岐听了，沉吟半響，乃道：“原來賢侄大志，竟欲視天下為無物。小女諒非第一等人，轉是老夫失言了。幸老夫與尊公同年昆弟，賢侄亦非外人可比。適纔老荆聞賢侄之德義，正欲一瞻豐表，並當令小女拜見，以為兄妹之禮。至婚姻之事，老夫不敢再為饒舌。”康夢庚道：“老年伯母，正合拜見，以謝提攜之德；至今媛小姐，雖屬雁行，恐不敢唐突請見。”貢鳴岐道：“兄妹敘倫，於理甚合，夫復何嫌。”便吩咐院子先去通報與夫人、小姐得知，自己卻攜了康夢庚的手躡到後邊船上。

康夢庚整襟而入，見了劉氏夫人，便欲下拜。倒是貢鳴岐再三扶定上，祇奉了四揖，因殷勤致謝其照拂之恩。方坐定了，祇見丫鬟獻過茶來。茶罷，貢鳴岐便吩咐婢女們請出小姐，來拜見兄長。少頃，祇聞蘭香披拂，玉佩叮咚，裊裊婷婷，仿佛天仙下降。但見那貢小姐：

修眉吐月，寶髻堆雲。唇數半點朱霞，眼碧一泓秋水。拂袖則紅塵不染，臨妝而白雪無姿。儀容雅雅，何須脂粉留香；態度娟娟，不待綺羅增色。誰雲花比貌，花且讓春；不信玉為人，玉偏遜潔，問仙姬何處，卻來姑射峰頭；貯玉女誰家，祇在錦屏深處。正是當年為有凡間恨，謫降香奩第一儔。

康夢庚一見貢小姐，不覺神魂飛越，幾不自持，祇得鞠躬著身子，珍珍重重，深深的作了兩揖。祇見貢小姐，含情斂態，嬌嬌滴滴的還了兩個福兒，就有三四個秀麗女奴簇擁著進內艙去了。

康夢庚心裡向來想著那第一種才貌的美人，乍見貢小姐詠雪之詩，已驚為陽春白雪，祇因未見其貌，故貢鳴岐議及親事，誠恐貌不勝才，故而堅拒。誰知瞥然一見，儼若天仙，喜不自勝，卻轉懊悔方纔不該在他父親面前說了這許多推辭的話。低回展轉，欲

去不忍，然久坐又覺不雅，祇得向劉氏夫人又作個揖，告別出艙，同貢鳴岐往前舟去了。

貢鳴岐一頭走，心裏想道：看他光景，依依戀戀，像個目成心許的了。偏怪他方纔抵死推托，如今我反不提起，看他如何？”康夢庚祇道貢鳴岐到了前邊船上，自然依舊談及此事，便好乘勢應承。過了半晌，祇見貢鳴岐轉說些別的話兒，卻絕不說著姻事。康夢庚暗想道：“奇怪。方纔他說得何等認真，如今又變起卦來。莫不怪我方纔回得忒狠了些，故意來作難我？”祇得將些冷話兒挑逗幾句，貢鳴岐佯為不知。

康夢庚沒法，祇得實說道：“適間捧閱小姐詩箋，已自嘆為無敵，不意得瞻玉貌，更自非凡，即求之天仙中，亦不可得。小侄何幸，乃見此第一色人也。”貢鳴岐道：“賢侄目空四海，采之殆遍，尚無一人，何獨於小女陋質，謬辱誇揚，且更以第一人目之？誠令人不解。”康夢庚道：“小侄因見錦屏繡額珠輝玉映，而其中粉黛大率無顏，今得見小姐才美，直使數年想慕之心，頓為消釋，足慰平生志願，非敢有所矜詡也。”貢鳴岐道：“老夫適間鄙意，竊恐賢侄工於遊覽，疏於讀書，故以此諷賢侄，以觀所向何如。卻喜賢侄心堅不忒，寂如守貞，不以兒女之情動其感慕，真是可敬。”康夢庚道：“老年伯雅具卻鑒之誼，誠求其坦腹之人，小侄本非逸少之才，敢竊附東床之選，敬欲仗寒修以為好，不知可否？”貢鳴岐笑道：“老夫偶爾相謔，怎賢侄便信為實。祇請用心力學，倘功名得意，即或奉扳，亦無不可。”康夢庚愕然道：“侄聞古人信貫金石，言重九鼎，老年伯踐言信諾，捷於風雷。雖兒女私情，實係乎大禮，安可戲謔？況言猶在耳，豈遂忘之耶？請老年伯思之。”貢鳴岐道：“老夫豈敢相忘。但相女配夫，則小女斷不能嫁第一流才子，若率然相許，終必自愧。況第一種佳人未知尚在何處，萬一邂逅，則將棄而弗顧耶，抑將捨吾女而求之耶？”康夢庚被這一番說話直羞得滿臉通紅，汗流浹背，便雙膝跪下，連連告罪道：“小侄稚性痴愚，幼年失教，以致越禮妄言，得罪尊長。老年伯不加鞭策，過於鍾愛。況婚姻大禮，豈得自主？乃敢違逆長者之恩命，真罪人也。”貢鳴岐連忙扶起道：“賢侄情之所鍾，至專至切，所謂真好色者，其念自莫能搖動耳。老夫亦豈敢爽約？來秋佳捷，即議聯姻，賢侄亦毋多慮。”康夢庚復急求道：“小侄適欲緩其期者，特因未見淑媛耳。今既得見而不即為定情，則此心搖搖，何所依據？他日恩波雖及，得不索我乾枯魚之肆耶！望老年伯憐允，以慰懸懸之念。”貢鳴岐道：“賢侄一片誠心，老夫豈樂於淹滯？祇恐日後更有反覆，則小女不幾為廢屋婦乎？康夢庚道：“老年伯何出此言？”因指天朗誓道：“我此心，設有偽妄，有如天日！”貢鳴岐道：“賢侄真誠君子，自不以小女為嫌，特不得不慎之於始耳。納吉之期定於今日何如？”康夢庚大喜道：“如此甚妙！但小侄逆旅依德，愧無厚聘，有玷高門之雅，為之奈何？”貢鳴岐道：“俗禮以幣帛為婚姻之重，村鄙皆然，不但老夫厭賤其拘泥，且非小女所願。吾輩儻儻人，當為瀟灑事。毋論賢侄客次蕭條，縱有，亦所不必。今但以詠雪兩詩，一以為媒，一以為聘，即令小女珍藏，豈不貴於珠玉？其小女拙詠，賢侄留之，以為允聘之一帖。較之論財之道不資千萬倍耶？”康夢庚大喜道：“老年伯恬淡素風，一空俗見。小侄何幸，乃得沾此渥寵。”

說罷，貢鳴岐將康夢庚兩詩親自送往後船，與夫人、小姐說知詳細，也將小姐詩箋又親送至前舟，與康夢庚收了，兩下已成姻眷，惟兒子貢玉聞，眼見父親把個如花似玉的好妹子白白將來送與康夢庚，祇把甚兩幅詩箋兒做聘物這段光景，心裏好生不然。但是父親做主，又不好竄擾，祇忍隱在心裏罷了。有詩為證：

才美元成匹，新詩籍作媒。

緣知君子致，未許俗人猜。

絲自牽扯定，屏從射彩開。

論財風已絕，穩便到天台。

貢鳴岐泊船揚州，欲待解凍而行。誰知過了新年，寒冷愈甚，河冰固結，久不能開。想限期已近，不能擔擱，祇得收拾行李，在府中討了十數乘驟轎、並夫馬車子，從陸路進發，反覺快便。不數日到了濟寧，已山東汛地，便有許多兵丁衙役前來迎接，護衛而行。

一日早起，行有二十多里，天色黎明，貢鳴岐要下轎出恭，眾夫馬一齊歇下。貢鳴岐走出轎來，見一望曠野，並無村莊，因轉過枯林，出了恭。纔欲上轎，忽听得有人哭叫道：“好可憐嘍！”貢鳴岐耳根聽見，喫了一驚，想道：“定是過往客人早起行路，遇了響馬，打壞在此的。”便叫眾人尋看時，卻在草叢裏有個老漢，倒著叫苦。眾人一把扶起，抬到貢鳴岐面前，那人掙扎起身子，哀求救命。貢鳴岐問道：“你那裏人，為何倒在此荒野之處？”那人道：“小人姓孫，名可立，是淮安府人，兒子在山東做客。因其地兵弁梟惡，把持壟斷，凡客商入境，俱要領本營運所發之銀。除扣頭、折色及中金使費，每百止得實銀七十兩，逐月起利加三，周年之內，共盤五百，客商膏血殆盡，稍遲時日，即毒刑吊拷。我兒子萬金血本，盡填惡窟，不容回籍。因兩年信息不通，想必被害，故急欲趕至山東，尋個下落。”貢鳴岐驚問道：“既這般狠債，何苦定要借他？”孫可立道：“豈是願借？但誤至其處，既經派營本，逼勒借契，身不由主，墮其坑阱。”貢鳴岐道：“清平世界，豈無王法？難道沒人告他麼？”孫可立道：“那些殘橫武弁皆養成虎翼，誰敢與之爭抗？如今外省客人也大半曉得利害，俱往別省，商販絕跡不到山東來了。故山東一省貨物騰貴，生涯閉歇，民不聊生。將來人情變亂，正不可知。”貢鳴岐道：“你今為何在此叫號？”孫可立道：“祇因山東歇店，亦皆投倚勢要，索取客銀，稍不滿欲，便謀命劫財，無所不至。因小人家內並無親丁，將父祖四幅遺像，攜帶隨身，以便早晚供奉。不想昨夜在沈二店中歇了一宵，今早算帳，每宿二錢，連畫軸共算五人，詐銀一兩。小人不肯，與他爭論，未免傷觸了幾句，他便將小人揪翻踏定，綁縛四肢，用棍毒打，筋斷臂折，身無完膚，登時了命，將我屍骸拋在此處。不想小人氣還未斷，又得醒來，幸遇爺們相救。”貢鳴岐大驚道：“不信有此奇兇，官府何在？實不瞞你，我便是新任按察使。今往省城赴任。你可候我到任之後，速來告狀，為你申冤，並根究你兒子消息。”那人掙起，連連磕頭道：“原來是位大老爺，小人幾乎錯過，敢不匍匐申冤？但身被重傷，生死未決，如何是好？”貢鳴岐道：“我自有的處。”便叫一個衙役，與他十兩銀子，將孫可立醫藥調治，痊可之後，來到省中告理。衙役敢不從命。貢鳴岐從新上轎，一行人依先進發。

不多日到了省城，府縣各官，並耆賓父老，遠遠迎接。貢鳴岐擇吉到任，旌旗彩仗極其嚴整，真個威靈赫赫，神鬼皆驚。各屬官員見禮，盡皆溫慰，惟武職官員，一概不許相見。

放告之日，收下數百張呈狀。卻因下馬威嚴，都告這些土豪巨猾。貢鳴岐祇準了二十張，恰好孫可立的狀子也在其內。取來一看，祇見上寫道：

具狀人孫可立，為叛豪斬劫事：可立籍本江淮，先年，男將血本萬金經商山左，禍有貪橫武弁，逼借加三虎債，周年五倍，痛男貲膏既竭，身命隨傾。立駭，奔質，夜宿濟寧，遭叛豪店主沈二，多金露目，陡熾殺機，將身綁縛踏地，杵槍交下，肢骨碎分，噴血命絕，遺屍僻野。幸肉未寒，賴某扶灌復活。鎗裝被劫，父於冤沉，但惡府縣羽布，非天莫剿。匍匐叩憲，懇賜親提嚴鞫，究殺劫，禁盤放，除惡追貲。告。

貢鳴岐看完，批準親鞫，掛牌曉諭，行票關提。

不數日，拿到了沈二，當堂勘問，那沈二初還再三抵賴，及審到水落石出，夾打數過，方纔招認了謀命劫財之事。貢鳴岐喝將沈二重打六十，擬成死罪，畫下供招，吩咐收監，候詳發落，追出原贓，給還孫可立收掌。連夜備了申文，通詳撫按，並將武弁盤放一事，吁請題參。

不多日，撫按批駁下來道：“武弁貪橫，仰候察實具題。沈二謀劫雖真，念孫可立復活，姑從減等，另擬妥詳確報，行下該司。”貢鳴岐將沈二加責四十板，另擬邊外充軍，定奪報憲。因想店主橫索客銀，並謀財殺命，山東一省，遍地虎狼，雖沈二已經正法，恐未能通曉，仍出告示一道，刊發各屬，嚴行申飭道：

山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貢，為嚴禁鋪家橫索謀劫等害，以靖地方，以通商旅事：本使司蒞任以來，一切民間利害，期與各屬府州縣有司共圖興革，上報聖朝無涯之浩蕩，下慰小民仰戴之深思。乃者，兵弁未戢，梟橫未除，民困未蘇，商患未息，以致澆風日甚，市肆乖張，禍孽亂萌，其流曷極。當此萬民涂炭，固本使司所不能辭其責，而亦不可謂非有失職之咎也。茲據淮客孫可立呈告沈二謀劫一案，除兵弁盤放一事另參題處外，查山東等鎮，商寓奸徒，投倚勢豪，開張歇店，歛盟約誓，霸截市頭，蠶食商民，恣其橫虐。每客入宿，必索至四五錢不等，甚以畫軸遺像並充客數，倍收宿錢，稍拂其欲，立即謀害。可憐經商萬里，僅博蠅頭，乃遇此虎狼，一言櫻觸，財命俱傾。興言及此，不勝皆裂，乃使遠方商旅視為畏途，聞風絕跡，以致市價沸騰，生涯閉歇，商賈號泣道路，小民販殖無從，禍亂之由，實基於此。除沈二已經獲擬正法外，合行出示嚴禁。為此，示仰司屬商寓、及過往軍民人等知悉：嗣後，務各洗心滌慮，少違前誅。凡商客入宿，小心承應，俟其量給火值，不得仍前橫索，謀劫客資。倘利令智昏，怙終不改，或商民告發，或本司訪聞，定行立拿處死，決不緩待。爾等一旦貫盈，噬臍何及！仍行各府州縣，嚴加緝訪，不時申報，以憑提憲，法在必懲，毋謂本司鞭長不及也。慎之戒之。須至示者。

告示一出，道路歡騰。那些勢豪棍惡，自然斂戢，不敢肆其威焰了。自從貢鳴岐到了山東，大有風烈，把積年利弊一時掃清，各屬棍蠹，盡行捉盡。未幾，商賈漸通，市肆平價，熙熙皞皞，成個太平世界了。於是聲名藉甚，威惠並施，小民皆望風向化，撫按無不心折。

卻說山東有個總兵，姓爰，名勇，乃是天津衛人，駐紮登州府，襲祖父之職。粗豪莽烈，擅作威福，交結在京顯要，故腳力甚壯，貪婪暴虐，益無顧忌。縱令兵丁在外，劫掠民間，騷擾百姓，出賞數萬，遍地盤放。查有客商入境，即恃威權派大則一千二千，小則三百五百，加三加四，利上起利，一兩年間，無不血枯力竭。少遲時日，鎖擒鞭撻，十死七八。商民飲恨切膚，哭聲載道，其如潑天威勢，無路申冤，山東武官，惟爰勇最為貪橫。還有個外甥，叫作方琰，為人奸險，爰勇托他在外兜攬事情，盤剝虎債，助虐害人，如虎添翼。當初，孫可立的兒子孫懋挾萬金重貨到山東販貨，被方琰訪知，報了爰勇。爰勇立喚孫懋進衙，逼寫五千金借契，扣去各種名色，止存七折到手。盤算年餘，連巨萬血貨盡填虎窟，而五千之本，赤手無償。忽方琰率領羽惡，將孫懋縛解軍轅，活活打死。孫可立那知兒子卻死在爰勇手中。是時撫台即批臬司查究盤債殃民實跡，並將貪橫武弁職名報院題參。貢鳴岐遵即行文府州縣查報。

一日，方琰在私寓正盤算帳目，忽見四個青衣人走到，說奉本縣大爺差來，請方爺哩。方琰初還認是縣官好意請他，祇見那差人一頭說，一頭取出條索子，要借重他的尊頸。方琰見了，大怒道：“縣官何物，敢放肆拿我？他偏太歲頭上動土哩！”差人道：“不是我本官的事，這是撫院那邊行下來的。”方琰道：“撫院雖尊，難道縣官不要性命？定是你這班奴才作要我！”叫小廝們拿他解到爰爺那裏去。眾人蜂擁來捉，差人忙道：“方爺也不要著惱。小人奉官府使令，罪不在我，方爺也怪我不得。若方爺不信，現有牌票在此，請看自知。”便在腰間摸出牌包解開，檢票遞與方琰。方琰看時，祇見牌面上寫道：

蓬萊縣為武弁貪橫等事。奉本府信牌，轉奉按察使司，該蒙撫院，憲牌前事，開據本司，詳稱淮商孫可立呈告一案，切照山東武弁，貪橫成風，虐商漁利，以致命盡窮途，行市歇閉，國賦不充，民情思亂，怨聲駭聞等情，叩請題參前來。據此，仰同照牌事理，遵即嚴查盤放經手並武弁職名，作速開報，以憑據題等情到司。為此，仰府官吏，遵照憲行事理，嚴查速報，以便轉詳，等因到府，備行到縣，據此合飭行查。為此仰役，速查兵弁盤放重債，系何利息，扣折若干，並經手何人，主將何職、及所借客商姓名，逐一開據緣由申報，以便據詳。此系奉憲行查，至嚴至切，毋得遲違未便。速速。

方琰看完，驚得面皆失色，因向差人道：“上司不過行查，又不坐名要人，打甚麼緊？列位請回，我明日面會你家本官，商量出回文便了。”差人道：“方爺說混話，這是告發事情，上司立等申報，如何回得？”方琰得：“原告不曾指名訟我，如何拿得我去？”差人道：“山東一省盤放重債的，盡行提解，豈但方爺一個？”方琰道：“放債有何憑據，擅敢拿人？”差人諒拿他不動，反假意做好做歹，溜了兩個出門，一霎時，喚了二三十健壯，執棍帶索，不由分說，將方琰並家人盡行鎖住，並箱籠帳目，連人解到縣中去了。未知後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